



甲骨文书法书者：最寂寞的探索

□阳德鸿

在重庆，有一个年近七旬的书法家，终日躬身书斋，写着甲骨文书法，自称“最寂寞的探索”。这一“怪癖”，持续了20多年。他就是许伯建和徐无闻两位大师的亲传弟子，中书协会员、九龙坡区书协主席苏大椿。

苏大椿对书法的热爱，最早可以追溯到蒙童时代。还没上学，爷爷就教写“嘉”字，从结构教起。成年后，苏大椿顺江而下抵达重庆长寿云台，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矿区工作，他依然对书法念兹在兹。每有闲暇，便翻出一本字帖，用指头写写画画。

真正学艺，始于1980年。他永远记得，在某个电线杆上，看到沙坪书画社招生的广告，便报名，其间与许伯建相识，之后便每周登门拜访讨教。其时，他24岁，许老师67岁。

在许老师的引导下，他“弃柳学褚”，找准了最初的师承。此外，许老师还让他获得了第一个技术突破，那就是悬腕书写——哪怕是小学，也只能若即若离地贴近桌面，让肘、腕获得解放。为此，年轻气盛的苏大椿，更是定制了两斤多铜笔，练腕力。

真正决定他艺术方向的是1988年，他如愿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（现西南大学文学院）书法硕士点，受徐无闻、荀运昌、秦效侃、苏葆桢、段七丁教授指导，获系统的书画专业训练。

徐无闻被誉为当代少有的全能型大家，幼承家学，学识渊深，艺道精诚，诗书画印无一不精，写甲骨文、中山王篆尤其是一绝。

说来也怪，徐先生写甲骨文，跟随者却极少。苏大椿蠢蠢欲动。甲骨文文字少，辨识难度高，线条简单，可变性小，不太容易成功。对苏大椿而言，甲骨文书法，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存在。但他暗暗立誓：迟早要攀登这书上的最高峰。

在写了许多年的金文、大小篆之后，苏大椿终于开始甲骨文的书写。

其间，有个直接动因，就是徐无闻老师去世后，重庆几乎没人碰甲骨文。苏大椿深感时不我待，一是承先生之道，二是追书法之源。他研究了罗振玉、潘主兰、徐无闻诸君的书写风格，决定沿袭恩师路数，与在世大家潘主兰拉开距离。

彼时条件艰苦，他开始在缝纫机上写，后来在餐桌上写，往往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。站久了，脊背受不了，就坐下来，继续悬腕，运笔入刀，力透纸背。

临写是惬意的，创作却要吃很多苦头。甲骨文自清末出土以来，历代学人呕心沥血，从15万片龟甲中，搜集到4000多个单字，可辨识的已有2000多个，可以应付简单白话文的写作。真正要搞书法创作，完成很多经典篇章的书写，则还需要文字量的扩充。

他常常会遇到字典上没有的甲骨文字，苏大椿只好根据《说文解字》《康熙字典》找出可通或借用的文字代替，一副对联，光文字搜集有时就要花上好几天。

徐无闻诸弟子中，写甲骨文的仅剩他一人。深怀使命和热爱的苏大椿，决意有所突破，将刀工、笔工自然融合，表里互见，相互生发，创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美。

研磨多年，苏大椿终于有所成。在区域性参展之后，他决定携甲骨文，冲刺中国书法最高殿堂。2000年，中书协举办第四届中国楹联书法展。44岁的他，志在必得。

他做了很多实验，发现甲骨文瘦挺硬朗，创作时字不宜太大，纸张也不能太大，否则就像柴火棍一样散。由于当今的展馆宏阔，作品尺幅太小影响视觉效果，主办方及其评委一般都对4尺以内的作品把控极严，故4尺以内的作品很难入选，一般都是6尺、8尺，甚至一丈二，这样才有展览冲击力。苏大椿便别出心裁地将4尺纸裁出3条，其中一条拦腰裁断，与另两条相接，这样就比6尺长、8尺短。看上去瘦瘦长长，视觉效果很好。由于字不宜大，只能8到12字，他就自创对联，力求做到文、字俱佳。备战数月，一连写了数十回合，直到从内容到形式，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，他才放心地将作品寄了出去。

在接到入选通知的那一刻，他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以甲骨文入选国展，他是第一次，重庆书法家中也是第一次。

他并没有停止探索，他要进一步拓展甲骨文的书法美学。他乘兴而上，又将多个版本的甲骨文字典、书法集通临了许多遍，进而不断尝试书写上的新意。为了推广甲骨文书法，他还频频参与各种书法展、交流活动，甚至一度成为中书协对外交流委员会委员。

最冷僻的书写，让他获得了最大的名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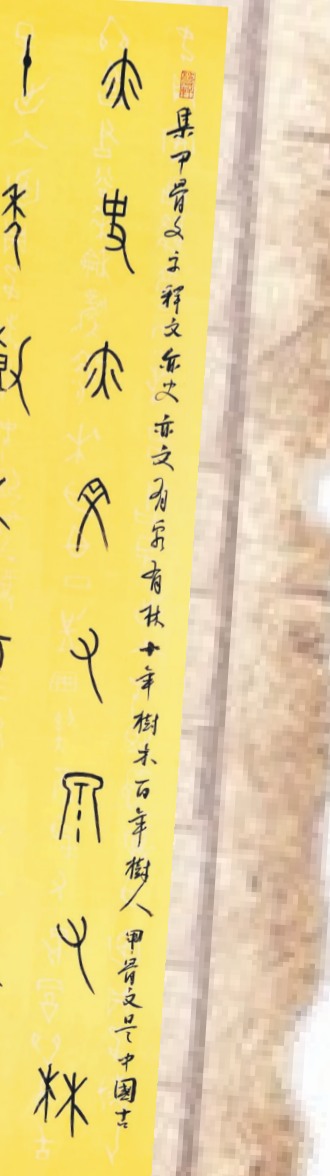
对甲骨文书法有何新的探索？苏大椿说，疫情期间临帖，总觉得应该有些变化，便将甲骨文笔法用到隶书中，一尝试，反响还可以。于是一发不可收，开始了大胆创变。

那壁顶天立地的书橱中间，招牌一样挂着的题字，就是他的最新成果——“苏隶”。那种尖笔起、燕尾收，字体忽长忽扁的新奇视效，让人觉得，那原本就是中国最古老文字，乘龟甲顺流而下的自然变体。

看上去，平淡天真，萧散简远，意趣不凡。

“我现在的隶书，就是这样子。起笔取法甲骨文，收笔取法简牍，大体上又是汉隶的味道。”苏大椿指着那幅题字，爽朗地笑起来，像刚刚完成超难度积木搭建的小男孩。

（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、南岸区作协理事）



南岸亭子山下曾有个打儿石 年节朝山人掷石求子打拥堂

□张川耀

南岸龙门浩老街，一天门上涂山寺那坡宽阔古老的盘山石梯坎，既是早年人们上真武山到涂山寺朝山拜佛、登山赏景的官道，也是左上黄山、下鸡冠石，右去黄桶桶到老厂走长生桥的茶马古道。

民国初年，涂山寺长老广修大和尚，见改朝换代战乱不息，时局不稳，不少人家食不果腹民生艰难，又见不少信众来寺求子赐女，怜悯、遂愿之心萌生。于是根据山形地势，调派寺里僧人在回龙桥侧，离寺一箭之地耸立着高铁桅杆，听松涛、观江景的览胜亭处，名叫亭子山的山下绝壁，用石灰塑了一条丈余白龙，在上山官道与对面绝壁之间的壑底掘了一个三尺圆坑，又在崖边路旁垒筑了个一丈见方的平台，平台与绝壁上塑的白龙相距十余丈。

广修大和尚将此地取名“打儿石”。每逢年节，朝山人流如织，从此贫困人家从山上采来广子石，锤成乒乓球大小的一颗颗，在路旁台边卖石。一堆五颗石头一局，开始卖一文钱，后来卖一角钱，新中国成立后卖一百块钱一堆（第一套人民币，相当于后来币制改革的一分钱）。

站在“打儿石”平台，求子求女者对准对面山下绝壁或圆坑，瞄准白龙奋力将石子掷出，击中白龙者有望喜得龙子，把石子掷入圆坑者有望喜添凤女，这既是一项娱乐，又圆了无数人的期盼寄托，一试身手者众。从此，“打儿石”成为龙门浩一景，每逢节令，投掷石头者打拥堂，方圆数十丈内竟找不到一粒石子，只有在卖石人那里才买得到，此项给穷人带来收益，给人们寄予希望的欢愉，一直兴旺了数十载，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。

（作者系现代工人报社原社长）

最好的名片

□周成芳

上周末，和好友莲一起去医院探望生病的朋友，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。通常和朋友一起打车，我习惯坐前排，方便付车费。上车时，莲却先我一步坐进了副驾驶。我正犯愁一会怎么付费，却惊喜地见到后排座椅上贴有收款二维码。

和莲好久不见，我们一路上聊个不停。到站后，我按计价器显示的金额扫码支付了8元。

下车后，我们边走边聊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们。一回头，见出租车仍停在原地，师傅探出头来说：“你们两个都支付了车费。”

“什么？你也付了？”我和莲惊奇地问对方。

回到车边，司机掏出8元钱递给我们，他说该怎么就怎么，做人要诚实。说完，来不及等我们说谢谢，微笑着开车离开。

“做人要诚实。”师傅这话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。

前不久，我在外面办事，到了中午感觉有点饿，走进路边一家面馆，点了一碗牛肉面。吃完后我问多少钱，店员答曰24元。这么贵？我心里嘀咕着，因急着赶路，也懒得去核对，立即扫码支付。

走出去老远，听到有人在叫“等等”。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个店员，她一路小跑，气喘吁吁地说不好意思，当时在忙，以为是另外两个人在问，多收了你10元。说完她将10元钱递到我手上。我说“谢谢”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“做人要诚实”。

我将这两段温馨的故事发在朋友圈，迅速引来众多朋友关注。朋友小娟在评论区分享了她经历的故事。

去年冬天，小娟和先生去云南丽江旅游。他们在古城逛得不亦乐乎，不知不觉天色已晚，便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吃饭。两人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这高原上的雨应该来得快去得也快吧？这样一想，他们又继续开心地享受美食。岂料那雨像是跟他们作对似的，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。怎么办？酒店离餐厅还有好几公里的路程。出门没带伞，雨太大，路边根本叫不到出租车。

“来，把这把伞带去。”热情的女店主拿出一把红色的伞递给小娟。“不。”小娟本能地回绝了。“我们明日一早要退房去机场，来不及送回。”“没关系，这把伞就送给你们了。欢迎你们再来丽江游玩！”店主用地道的云南话真诚地说道。

小娟的先生感激地接过雨伞，对店主说：“谢谢，这个我无论如何要归还。”

次日清晨，小娟的先生比计划时间早起了1个小时。他带上雨伞，叫了一辆出租车去餐厅。店家还没开门，他将伞放在了餐厅门口。

回到宾馆，小娟先生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他对小娟说：“外面下雪了，好冷。但我承诺的要还，就一定要兑现，做人要诚实。”

朋友圈的共同好友为小娟的先生点了一个大赞。不少人也纷纷分享身边那些诚实人的故事，说得最多的就是那句——“诚实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”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